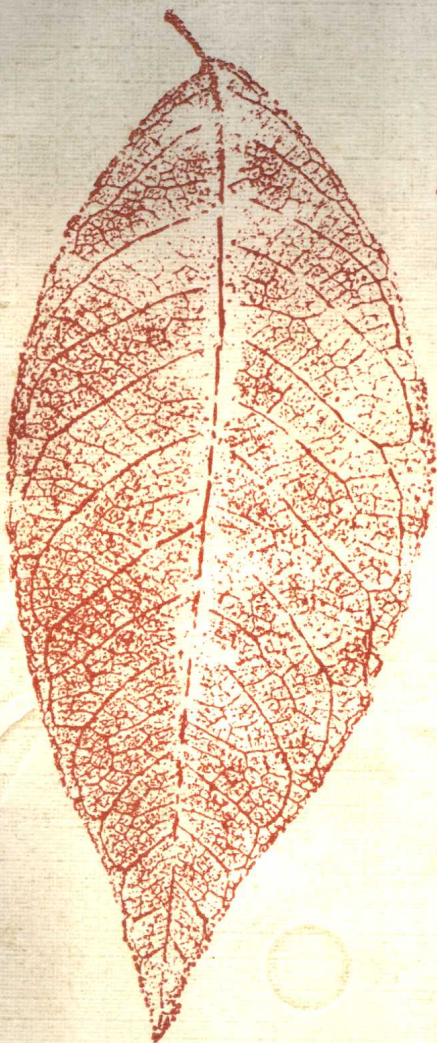


回 收

福建文学创作丛书

叶火涌



前 记

因为我是福建人，“福建文学创作丛书”愿意有我的一本杂文选集。这使我非常感谢，——不是单对这件事情本身；还在于，就福建人的我和福建的关系和联系而言，这让我有若飘远了的一片叶子一下子又生活在树根已然十分坚实的凤凰树的枝桠上了。

但是我没法给自己编一本杂文选集。我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五年间所写的所有文字，包括出版过的几种小集子，由于不须去说了的一些原因，早已“鸡犬不留”，荡然无存了。这回，感谢几位朋友和这几位朋友的朋友的热心费力，我才得到他们为我从他们仅能寻得着的一些陈年报刊上找出并抄来的一些杂文。一

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六年，我处在我不想去记忆的一种生活条件下，倒是能够或者贸然或者悄然地写点什么，不过写的很少是杂文，因为颇不想写杂文了。这些文字那时当然不得发表，并且总难保存得住，——其中的杂文就侥幸只留得一篇。一九八〇年以后，我算是又断续地发表了些并非我“是心所愿”或什么“重施故技”而作的杂文，又算是大抵都在着的。于是，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集子便其实是我手头现有的几乎全部我的杂文的结集。

我所写的东西，原先发表时大率随意给署上个作者名字（有的名字还是做编辑先生的朋友给署上的），后来凡是如此的署名便也大率忘之乎乌有。现在这小集子里部分篇目下的署名，是特意留着的：姑以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咆哮痛斥我如此这般“耍花招”、“不老实”的响当当者辈沾然自得；而在我，则当然是在于对自己的那些文字负该负的责任。

至于小集子的内容，则乏佳可陈。所以，几近五十年的所谓“爬格子”，只剩下这么单薄的一本，虽云幸矣，却也使我从而不怜惜失

去的大多数。但也不是毫无遗憾的，即是，遗憾于颇为不少的旧时、特别是四十年代及其以前的实际故事和我对它们的真情实感，因此也大都无从追寻了。集名“回收”，于是无非就是对那遗憾的总算有所补偿的自慰，——人往往有各样的不满足，人往往又是易于满足的。不过，我可不知道这回收物能否于人从中寻到点儿有用的什么。让我先说“真抱歉”在这里吧。

耿 庸

1984年盛夏于上海近郊

前记 · 1 ·

第一辑(1936—1946)

一个默默的人的第一句话 · 3 ·

童话 · 7 ·

“作者有其笔” · 10 ·

论“私房” · 13 ·

有感于台湾人语 · 22 ·

雅人的雅 · 26 ·

什么宝贝儿在维持这个社会 · 31 ·

寻Y启事 · 36 ·

第二辑(1951—1955)

母与子 · 41 ·

成功潮的失败者 · 50 ·

论毛毛虫战争贩子 · 56 ·

看看颜色 · 62 ·

论恐慌 · 69 ·

从苍蝇到市侩 · 77 ·

要有新的知识	• 84 •
做一个积极的梦想家	• 87 •
“需要的是你的心”	• 90 •
为了人	• 93 •
总得扎实些	• 96 •
服从与奉承	• 100 •
只爱自己的人	• 103 •
“经验”是什么	• 109 •
“人比黄金还宝贵”	• 114 •

第三辑 (1975—1984)

论不值一文钱	• 123 •
这里只谈没有的东西	• 136 •
或人忧镜	• 141 •
写于鲜花盛开的五月	• 144 •
立秋散记	• 151 •
“棍子”问题	• 157 •
唱快乐的歌	• 162 •
这个话有待驳倒	• 167 •
吹牛和“信仰危机”	• 171 •
曹操的脸色变化及其他	• 180 •

说到曹操	•184•
清明以前	•188•
许寿裳之死	•195•
“太空美人”和“奶油小生”	•199•
与友人论鼠书	•203•
这回说的是一面之词	•207•
说了半天，说到一愿	•212•
[题目尚未想出]	•220•
姑且算是在谈杂文	•224•

第一輯（一九三六——一九四六）



五三六

1978

1

一个默默的人的第一句话

丁 琛

冬季，凌晨和薄暮的窗口氤氲起来了奥秘的雾霭。我迷恋我的装着铁栅栏加铁丝网的丑陋而瘦长的窗口。因为我被监禁在这想要窒息我的希望和爱情的单人囚室里，因为这窗口让我看得到外边的自由也在呻吟和挣扎，看得到和我一样年轻的生命在艰难地绕着弯子走出破败而阴暗的贫民窟的小巷，看得到几乎每一个早晨和晌晚都看到了的一个羸弱的姑娘默默、默默地走过窗下坎坷的、十二月忧郁的沙砾地，出去了和回来了，捧着仿佛是对她太过沉重了的书本。

于是我憎恨那想要遮蔽窗口的冰冷的雾。我向它一口又一口地吹出我胸膛里的热气。

啊，哪怕能把雾吹穿一个洞！

我失败了。可是雾也失败了。一个鲜红的什么从窗下缓缓飘过的一顷刻，一个我熟悉了的身影透过朦胧落到了我的视网膜。呵，我的准时的、不曾相见一面的朋友，她围起了大红颜色的围脖，和往常一样，默默地徐徐走过去了。

有一天，我又从晨雾里看见红围巾向我的窗口徐徐接近。突然地，在我的窗下，我第一次，第一次看见她仰起了面。是正向西北去的野蛮吼响着的轰炸机群引起她的愤恨吗？是我的一阵没能抑制得住的突发的咳嗽使她惊奇于我在这个死屋里有着生命吗？多么惊人的脸啊，仿佛，那扭曲了的眉毛承担着沉重的中国的苦难，那黑亮的眼仁容纳着深阔的对于人生的爱情，那闭紧着的嘴唇竭力在控制她内心激动的对于侮辱者和损害者的仇恨，——只因为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单薄……。她随又埋下头并且迅速地摇了摇头，走过去了。我侧脸张望她的背影，一下子感到，我在她脸上看到的原来是我自己的情绪，她其实是——象她的背影所表明的那样——那么单纯而温静，那么安详而

清良。但是，我对她认识得对吗？

每个早晨和黄昏，我守望这个颈项上围着红围巾的少女，如同守望我自己的明天。迷雾愈浓，她愈明朗了。多少年来，我蹀躞在严寒的这大半个华夏，我的心有如一颗坚固的冰。这被积雪的人生冻结了的，这被隆冬的社会冻结了的，莫非被燃烧的火一般的红围巾融化了吗？

有一天早晨，我第一次，第一次听到默默的、默默的姑娘开口了，——她骤然地在我的窗下站住被转了个身，结结实实地说：

“不！”

她立即转回身大步向前走过去了。

可是发出这么一个单词的坚决的声音许久许久地在我的身边反复。多惊人的声音啊，仿佛，那是被压迫与被掠夺者的提炼了的、对于受苦命运的决裂的否定，对于帝国主义伸长魔手过来的时刻还骄妄而凶残地杀害自己同胞的凶手所造成的屈辱时代的否定。仿佛，那是在向经历过了的、落到后面去了的软弱的、祈求的、战栗的、保全的、空虚的、奢想的……一切个人性的东西宣告又沉痛又无情的诀别。

这是我在她的声音里注进自己的心情吗？
我默默、默默地站在我的窗口思索了许久。
“不！”我以我的喑哑了的声音重复她的唯一的话。我懂了：从良善而受苦的心发出的第一个庄严的声音，是响彻人间的隆隆春雷的朕兆。

1936年9月19日 记一个方从
狱中出来的老师所说的故事

童 话

简 望

在这边，人们每天都能听见罪恶在衙门、在府邸、在大饭店喧哗，每天都能看见无耻乘坐着福特或是雪佛兰包车在大街上闯来闯去。

于是，人们在这边呼吸的是负创的、委屈的、泪汪汪的空气。

在这边，有的是丑恶的美，虚伪的真实，卑鄙的高贵，贫困的丰盛，淫邪的道德，撒旦的上帝和娼妓的夫人，死的生活和黑夜沉沉的青天白日……

于是，到处出现哭泣的笑，朦胧的清醒，早老的天真和狡黠的愚昧，静止的动荡和颂扬的诅咒，血迹斑斑的刀光闪闪……

于是，有一天，我们大家被驱赶到一个削

平了的山上；你的头，我的头，大伙的头，被强制地撑起巍巍的皇宫。不许你，不许我，更不许大伙儿倒下（倒下了，帝王和妃子们和大臣们和将军们就不得安宁，就要望不见西半球那边黑色已向它们发出昭示的碧色的眼波）。于是，所有我们腰部以下的身体都被埋在被掘松了的泥土里，所有我们的脖子都被箍上厚硬的铁环，——不会移动，不会作声。于是，上帝的优秀的选民们齐集在颠颠晃晃得使他们倍觉舒服的有趣的皇宫的最高层，热热烈烈地对着他们微笑颌首的皇帝欢呼，在娇滴滴和软支支的歌舞里频频高高举起九龙杯。他们佯醉或真醉地寻找各自情欲的满足，并且忘记平日装起的尊严而互相吵架和挥动拳头。他们每一个，连据说是最最精明的皇帝本人，都在欢乐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巍巍的皇宫正在震动中倾斜……

巍巍皇宫的活的基础由于受着共同的迫压而在一致地动起手来了啊！

这是当然的。因为在这边，也有的是沉默的呐喊，宁静的激怒，冰冷的燃烧和流火的灌溉，分散的奴隶的凝集的主人，面对死亡的战斗

取生存……

况且，听不见吗，远方传过来我们兄弟争自由的响彻云霄的战歌？

“作者有其笔”

朋友送来一册刚印出的《热·力·光》^①，一翻，竟然头一页便是空白；旁边独有一行小字，印的是作者的大名和这个被我借用了的题目：《作者有其笔》。不知怎么，我就对着这页黄纸发怔了。

耕者有其田，这是说得可能舌头起茧了的；现下，工者有其器的要求也颇充塞了耳朵。然而作者只要有其笔，在我想来，却是很不足因而颇不以为然的。虽然巴尔扎克气旺，要以其笔做到拿破仑所做不到的事，咱们的毛笔杆上有的也还刻着“横扫千军”的豪言。但

^① 《热·力·光》，1945年间在重庆出版的只出三期便不得不停刊了的一个刊物，编辑者周铮。